

探索“两山理念”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产业路径

——关于发展我国“生态+大健康”产业的思考

张车伟 邓仲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82)

摘要 “两山理念”是新时代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生态+大健康”产业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是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产业路径,发展“生态+大健康”产业不仅可以提高资源利用层次,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还可以有效拉动内需,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阐述了“生态+大健康”产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并从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健全政府工作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加大要素市场制度创新等方面提出促进“生态+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两山理念”;生态文明建设;产业路径 “生态+大健康”产业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9)06-0034-08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9.06.004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需要处理好生态环境、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考察时,对安吉余村摒弃依靠矿山和水泥等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转向发展生态旅游经济的举措,给予了高度肯定,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这是“两山理念”^①的首次提出。“两山理念”科学地解释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一方面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步构建生态价值的实现机制,另外一方面还需要搭建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产业路径,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协调统一。

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两山理念”

“两山理念”经历了从实践到认识的升华,现在这一理论面临着从理论认识再到指导实践的又一次飞跃。“两山理念”全面反映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客观现实要求。位于天目山脚下的安吉县余

[作者简介]张车伟(1964-)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邓仲良(1984-),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①经过十多年来的政策实践,学术界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如何处理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概括为“两山理念”,具体表述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中,“两山”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分别代指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

村,具有先天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势,石灰岩品相优良,是长三角区域建筑石材的主要供应地,最初主要依靠矿石开采、采石业和水泥制造来发展地方经济。农户居民收入虽然提高了,但山体破坏、植被损毁和水源污染严重,使得余村经济发展变得不可持续。痛定思痛后,余村人开始反思,逐步关停矿场,恢复环境和河道治理,树立了“不以环境为代价去推动经济增长”的理念,逐步开展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由“靠山吃山”向“保山增绿”转变,将绿水青山的资源环境和其他要素投入等同起来,发展生态旅游,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绿色工业和生态旅游等绿色经济的要素投入,逐步摸索和确立了“生态经济”的发展道路。虽然地方财政收入曾短期下降,经济增速放缓,但秀美的生态环境使余村的绿色经济后劲越来越强劲,2015年旅游收入已经是2005年采矿业的5倍多,余村已然成为了全国生态保护区经济成功转型的“金名片”。浙江安吉的绿色转型经验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转型和乡村振兴提供了经济转型的生态发展模式,开启了我国对“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绿色经济探索之路。

在政策实践过程中,“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这两座山的辩证关系逐步清晰,由“唯金山银山论”向“绿水青山底线论”转变,并逐步演化过渡到“两山等同论”,从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两山理念”逐步揭示了我国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二者关系的认识演进。最初开始的经济增长模式较为粗放,通常为直接资源采掘利用模式,以牺牲绿水青山为代价换取金山银山,当资源逐步开采完毕或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时,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对经济增长的边界约束,造成了“先污染,后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恶性循环。如何跳出这个循环?这就需要将绿水青山的资源环境和其他要素投入等同起来,将生产的外部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两山理念”解决了经济成本内生化的新经济模式选择问题,将生态环境资源纳入到经济系统中,把代表生态环境的“绿水青山”看成经济增长的内生资源和重要要素,从而实现环境收益与经济收益的同步增长。

可以说“两山理念”进一步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

二、深刻理解“两山理念”的理论内涵

“两山理念”统一了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和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两山理念”深化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两山理念”逐步揭示了人与自然环境的演化关系。“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绿水青山是主要矛盾,金山银山是次要矛盾。“两山理念”一开始就明确了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标,更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向往。首先,“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底线观。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产生的基础,包含水、空气、土地等资源的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人类文明产生社会生产力是建立在自然环境之上,一切发展都不能脱离自然环境。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经典文献中曾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区对待生态环境的结果,逐步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不是孤立和封闭的,而是统一于人类的实践活动。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则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有目的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人类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自然规律^①。其次,

^①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进一步揭示了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环境是生产投入的自然资本,是具有成本效应的。因而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使用或占用自然环境也需承担相应的成本。另外,不同层次的生态环境对要素聚集影响效应不同,使得生产要素组织效率也不同。生态环境可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有机结合提供地理承载空间,优美的生态环境更能放大正外部性,引导人口等要素有序流动,有效促进人力资本累积,进而扩大本地市场规模,逐步形成山水林田湖等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生命共同体,这样“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具备了变为经济优势的基础。

(二) “两山理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水平上,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不仅包括人的生产活动,而且包括自然界本身的生产力。”^③可见人类进行生活、生产活动离不开自然环境,自然资源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必要投入品,因此自然界也具有生产力的。“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自然条件。”^④马克思在认可自然生产力的基础上,也认识到了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分工协作“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⑤,分工和协作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由于时代历史等原因,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并未清楚地被揭示。西方经济学中的传统工业经济增长模式必然面临污染成本外化与转移,而处理的方式通常是将外部环境污染通过空间转移或者征收环境税,不仅没有涉及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要求,而且也未将环境的外部性问题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未能清晰阐释产业选择 and 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

“两山理念”深化了对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认识。“两山理念”认为自然生产力并非源源不断的,而是建立在生态承载力基础之上的,进一步肯定了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并在要素生产力基础之上,考虑经济外部性,拓宽了优化生产方式的内涵。自然环境既可为生产提供原材料和能量,又可以直接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产品;同时,环境也是循环的经济活动承载空间,提供了生产与消费的外部地理空间,生态环境质量的好坏影响了生产要素的空间组织效率,使得在不同生态环境中进行生产活动需要考虑环境成本,全要素生产率也受到外部性的影响。综上可知,“两山理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解决了经济成本内生化的新经济模式选择问题,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明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发展生产力的辩证关系。

(三) “两山理念”协调了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市场机制逐步健全,如何促进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关重要^⑥。在马克思辩证法的视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产生于“人的依赖性”的生产与再生产被“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生产和再生产否定,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取决于政府和市场共同产出(最终生产的总体目的是什么),市场经济只是经济活动的具体形式^⑦。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为生态环境的绿水青山是一种公共资源,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收益非排他性等公共产品属性,人人都可以平等消费、共同享用生态

^{①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XXIV节,第XXIII节。

^③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0页。

^④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3页。

^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389页。

^⑥张宇《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

^⑦陈瑞丰《马克思视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否定和超越》,《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环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公共品的经济属性首先决定了人人共享的生态环境和健康医疗的供给质量主要取决于政府作用的发挥。纯粹市场机制容易造成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必须树立绿色政绩观,履行好“生态职能”,加强生态治理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提供好具有正外部性的生态、健康产品。另一方面,公共事业属性由于外部性导致市场价格机制失灵,公共品不能直接转换为经济价值,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首先需要推进生态环境资源确权,构建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①,实现了人们对生态资源占有的平等关系,排除了凭借利用资本无偿地占有生态资源的可能,这为解决生态问题、克服外部不经济行为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②。通过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可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市场化机制,将市场化的生态环境要素投入与政府对环境、健康等公共品治理有机结合。由此可见,理解“两山理念”的深刻内涵将有助于找准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结合点,促进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相互协调,这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重要启示^③。

三、“两山理念”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产业路径分析

生态和健康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直接体现了人民群众获得感,“两山理念”所隐喻的“绿水青山”其实就是一种“生态+健康”生活的最高标准,指明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为生态优良和产业发展良性互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但贯彻“两山理念”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有具体的产业路径。一方面,立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养老”“健康”“生态”和“绿色”等产业有效联通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要求推进“生态+”产业融合发展^④,并明确要求推广“生态+大健康”产业模式^⑤。本文认为“生态+大健康”产业将生态与健康有机结合起来,契合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联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产业路径。

(一) “生态+大健康”产业的概念内涵、政策边界

“生态+大健康”产业是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新产业集聚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体现。目前地方政府对发展“生态+”“大健康”产业都制定了相关的专项产业规划,但对何为“大健康”产业缺乏统一的认识,同时学术界较少专门探讨“生态+大健康”产业的界定和产业范围,推动这一产业的发展,需要深入认识这一产业的内涵、外延及其基本属性。

国外经济学界认为向患者提供预防、治疗、康复等服务部门的总和就是健康产业,具体包括了卫生

①刘长明、杨国勇《生态文明何以可能——一种基于所有制维度的研究》,《学术界》2018年第8期。

②虞新胜、陈世润《公有制:生态问题解决的制度论析》,《长白学刊》2017年第1期。

③徐向艺《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探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2期。

④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加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制定了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重在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规范各类试点示范,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探索路径、积累经验。201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2017年10月2日,又相继发布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和贵州的实施方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又于2019年1月23日审议通过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截至到2019年4月,我国已有福建、江西、贵州、海南四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实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7年10月2日。

保健供应商、医疗设备、医疗物资、生物科技和制药五个从属行业,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主要针对疾病患者,既没有考虑未病人群的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也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影响,因此传统意义的健康产业仍然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活动。近期国家统计局将健康产业界定为“以医疗卫生和生物技术、生命科学为基础,以维护、改善和促进人民群众健康为目的,为社会公众提供与健康直接或密切相关的产品(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集合。”这一定义拓宽了健康业内涵,产业范围从具体的健康产品及服务拓展至具有健康功能一类的产业与事业^①,这表明对健康产业的认知已由单产业转变为多产业融合,健康产品服务的消费对象由疾病患者向全生命周期人群转变,但健康产业目录涉及生态环境部分产业,目前仅有旅游、环境治理服务等产业,对生态部分的产业集群的总结还较少,尚未体现具有生态价值的产业链;其次也尚未区分产业类别与公益事业。

“生态+大健康”产业既包括生态、基本健康服务等公共品,也包括健康产业等经济活动。生态环境、基本医疗和养老服务属于公共自然资源,具有非竞争性、收益非排他性等公共品属性,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和服务完全依靠市场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决定了生态环境等健康公共品的供给质量主要取决于政府作用的发挥。健康产品制造业(如:食品加工、健康器械、健康保健品、医药制造等健康制造业)和健康服务业(如:健康信息管理、健康保险、康养服务、文化旅游等)则具有明显的市场属性。此外,健康与养老服务属于公益事业,伴随社会资本准入门槛日益降低,健康事业还存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边界。由此可见,“生态+大健康”产业是一类具有半公益性的经济活动,兼有市场属性与公益事业属性相互融合的特征^②,既包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健康产业等,也包括公共服务为导向、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环境治理、公共健康与医疗卫生等事业。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生态+大健康”产业是以优美生态环境为基础,以健康产品制造业为支撑,以健康服务业为核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健康生活、健康生命和健康文化需求,涵盖了生态、健康和养老领域公益性活动内容,是一个覆盖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并涉及到一、二、三次产业完整产业链活动的产业集合。可见,“生态+大健康”产业具有产业链长、半公益性、融合性强等基本特征。具体而言,“生态+大健康”产业包括第一产业中涵盖有机农业、中草药种植业和林业等健康农牧林业,第二产业中涵盖健康食品加工制造、医药制造、健康装备器材制造等健康制造业,第三产业中涵盖医疗卫生服务业、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医药研发、健康管理业、健康金融服务业等健康服务业。生态和健康产品的公益属性要求政府进行基本保障服务,纯粹的市场机制容易引发社会不公平和较高的经济代价,造成市场失灵,“生态+大健康”产业中基本健康产品及服务(包括生态环境和基本健康保障服务,如基本医疗、养老事业)就是政府作用的有效范围,政府需要在该范围内提供必要政策支持。其次,由于健康需求具有多样性和个性化的消费倾向,在满足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基础上,高于社会基本健康需求的产品及服务还具有市场价值(这一类产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完全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因此,发展“生态+大健康”产业需要有效融合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

(二) “生态+大健康”产业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既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匹配问题,也要考虑老龄化趋势加剧造成的“人口红利”日渐式微,因此,推动经济转型的业态选择需要更多地聚焦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领域,“生态+大健康”产业正是涵盖这一领域的产业集合。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人民的健康意识和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清洁空气、清澈水源、优美环境等生

^①健康产业具体包括了医疗卫生服务、健康事务、环境管理、健康品制造与流通、医疗卫生设施建造、中药材种植、养殖和采集等13个大类。

^②张车伟,赵文,程杰《中国大健康产业:属性、范围与规模测算》,《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5期。

态产品要求日益迫切;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2018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突破2.49亿,占我国总人口比重近17.9%,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1.9%,这使得我国在面临劳动力供给结构转变挑战的同时,养老等健康产业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关注健康产业的呼声越来越高。从本质上来讲,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具体反映就是对健康生活、健康生命和健康文化的需求,这体现了健康领域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根据我们对“生态+大健康”产业的定义,这三个健康产业内涵可以对应于具体健康产业类别以及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如表1所示。除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的基本健康事业服务外,健康生活、健康生命和健康文化产业主要体现为健康农牧林业、健康制造业和健康服务业的全健康产业链。健康生活是指满足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费需求的健康产业与服务,健康生命则主要涉及健康医疗产业,属于人民群众保障健康生活的产品和服务,具体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身体健康的需求。健康文化则主要体现于健康服务业及相对应的政府与市场保障服务,是属于更高消费层次的精神和文化的健康消费需求,主要包括了文化旅游、历史文化、文化创意、传统养生和康养产业及社会公益教育与体育事业。

表1 “生态+大健康”产业的基本内涵、产业划分和消费层次

基本内涵	产业活动	公益事业	消费需求
健康生活	健康食品、健康食品加工业;健康保障与金融服务、母婴健康照料服务、养老照料、养生保健服务、健康旅游服务	健康法律服务、健康环境管理服务、健康事务管理、健康环境管理与科研技术服务、生态环境治理、政府与社会组织和园区健康事务管理服务、社会组织健康服务	基本健康需求
健康生命	中药材种植、养殖和采集;医药制造(中医、西医)、制药设备制造、健身用品与器材制造、健康智能设备制造、药品及其他健康产品流通服务、药品(保健品)及其他健康产品零售、健康设备和用品租赁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治疗服务、康复、护理服务	健康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公共卫生服务	身体健康需求
健康文化	文化旅游、历史文化、文化创意、传统养生文化等健康文化产业	体育服务、健康促进服务、健康文化宣传、健康人才教育与健康知识普及、医学教育	精神健康需求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生态+大健康”产业属性和《健康产业统计分类(2019)》(国家统计局令第27号)整理

伴随绿色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的环境、健康、养老等需求不断增加,我国健康产业市场规模未来还将持续扩大。经我们测算,2016年我国“生态+大健康”产业增加值规模约为7.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9.8%,预计到2020年、2025年产业增加值将分别达到10.4万亿元、17.5万亿元,约占GDP的9.9%、11.2%。2016年“生态+大健康”产业中,健康农牧林业占比为0.6%,健康制造业占比为12.4%,健康服务业占比为87%,其中市场性产业占比为69%,公益性行业占比为31%(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0.7%、公共设施管理3.8%、教育3.1%、卫生20.2%、社会工作0.6%、社会保障0.7%、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1.8%)。“生态+大健康”产业的就业效应明显。2016年拉动就业12124.2万人,占全国就业的15.6%^①。此外,对比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健康产业比重占国民经济的30%,欧洲发达国家比重为20%,而我国现阶段健康产业占GDP比重只有不到10%,市场潜力巨大。

综上所述,“生态+大健康”产业具有支持我国经济转型的发展基础,同时发展“生态+大健康”产业可以扩大生态和健康的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利于推动经济增长转向依靠内需驱动,顺应了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方向。

^①张车伟,赵文,程杰《中国大健康产业:属性、范围与规模测算》,《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5期。

四、对如何发展“生态+大健康”产业的思考

“生态+大健康”产业是一类具有半公益性的经济活动,兼有产业属性与公益属性,这种双重属性需要我们深化理论研究,创新政策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进一步激发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产业竞争力,逐步建成“生态+大健康”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一,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生态+大健康”产业以生态环境为基础,必须提高生态环境的质量。推进环境污染治理,健全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制度,加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继续开展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建立生态环境监测数据云平台,提高环境综合分析、预警预测和协同监管能力,通过排污许可、总量控制、污染减排、在线监测等手段,倒逼企业环保设施改造升级。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强化湿地资源保护,提高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森林公园保护和建设水平。构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规范各类开发建设活动。

第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公益属性,定价机制复杂,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经济属性,因而企业等市场主体不具有投资效用的驱动力,这就需要政府投入和生态确权来保证,通过市场机制将生态资源优势变为生态产品供给。探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有偿使用制度和环境权益交易制度,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系统,量化自然资源实物,明确各类资源产权的主体权益,实现绿色价值全民共享,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生态治理补贴制度。对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明确相应的生态补偿责任。

第三,健全政府工作机制。现有工作机制下养老机构监管归民政局负责,卫计委主管床位补贴等财政支出,健康制造业、服务业发展又归发改委主管,各部门政策分散,协同机制不强,故需要明确“生态+大健康”产业的主管部门,全面统筹和协调推进工作,防止各地区同质竞争和无序竞争,避免重复建设。完善“生态+大健康”产业的统计核算和考核评价体系,在现有健康产业目录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产业统计范围和统计口径,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大健康”产业统计和汇报制度;加强对“生态+大健康”产业发展的运行监测和统计分析,健全相关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准确、客观反映发展状况;编制“生态+大健康”产业指导目录,作为鼓励和优先支持产业发展的依据。推进“生态+大健康”大数据平台建设。建立跨部门跨领域密切配合、统一归口的生态和健康医疗数据共享机制,实现生态监察、健康制造、健康服务协同发展。探索建立“生态+大健康”产业标准体系,加大对健康农产品、健康制造业和医疗、养老等健康服务业的标准认定。

第四,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协调好市场监管和“放管服”工作。加大医药、食品等健康领域监管创新,整合环保、医疗、食品等监管资源,构建生态、健康产品和服务的协同监管机制。加强医药行业准入管理和市场监管力度,加强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净化市场环境。完善“放管服”改革。放宽健康服务业市场准入,落实民办非营利性机构与同行业公办机构的同等待遇。对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健康服务机构的基本建设项目实行备案制。加大医疗等健康产品认证试点工作,降低医药研发成本。逐步完善医疗保障政策,将健康服务以及符合条件的医疗、康复机构纳入社会保障定点服务范围。

第五,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生态+大健康”产业是将生态优良与经济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新产业聚集体,农业是基础,制造业是核心,服务业是关键。一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生态+大健康”产业融合了一二三产业,提高农业生产标准,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促进农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智能农业。促进医疗与旅游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生态养老产业;促进

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促进体育与健康生活方式深度融合,发展户外健体产业。二是强化创新驱动。通过技术创新倒逼升级现有制造业发展模式,提高研发投入比重,优化现有工业经济结构,加大对企业基础理论研究的财政支持,以是否符合生态环境评价为标准,推动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引入现代经济元素。培育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技术,全面深化健康医疗大数据在行业治理、临床和科研、公共卫生、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应用,培育生态银行、绿色金融、健康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新增长点。四是协调城市发展与特色小镇建设。生态保护地区具有优良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需要重点协调好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关系。坚持功能定位和产业选择的错位发展,利用生态优势或地区资源特色,因地制宜地将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禀赋有机结合,实现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相互融合。

第六,探索要素市场制度创新。对土地而言,在推行生态保护时,需要处理好农村中农地流转的关系,探索将分散的农户土地集中到集体的管理模式,以政府信用为保障,整合生态保护地区土地资源,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资金而言,要加大金融服务“生态+大健康”产业等实体经济的政策创新力度,建立绿色信贷产业评价和金融风险监管的协同机制。在严控金融风险基础上,探索拓宽“生态+大健康”产业贷款抵押担保范围,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加大对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直接融资。对人才市场而言,在住房、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吸引高层次人才落户地方;加强基层人才供给。推进健康服务技能职称认证,壮大健康服务、医疗应急和信息化人才队伍;支持高校建设“生态+大健康”产业学院、研究机构和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开设相关专业和课程。

[责任编辑:王 波]

Main Abstracts

On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targets of modern governance

Chen Hongling 5

Accurately judging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s an unavoidable problem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realize the goal of modern governance.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reveal the crux that restricts China's development, present the main task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embody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theme of a country's development is alway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t should solve and the historical tasks it should accomplish.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modern governance, while modern governance focuses on the most direct and realistic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are the basic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goal of modern governance. As the inevitable way to solve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embodies the internal unity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goal of modern governance.

The industrial path of “two mountains concept” to promo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Zhang Juwei Deng Zhongliang 34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is 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sid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Ecology+Great health” industry combines ecological protecti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true industrial path of turning “green mountains” into real wealth. Developing “Ecology+Great Health” industry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effectively stimulate domestic demand, improve economic quality and efficiency,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y+Great health” industry, and propos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building the syste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mproving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the government, optimizing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system, promot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factor market.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nur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y China

Cui Shuyi Yang Suwen 42

As the key content and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healthy aging under the strategy of healthy China,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nursing also embodies the four core concepts of healthy China strategy—“enlarged health”, “whole cycle”, “whole population” and “big environment”. At present, there are four development mod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nursing which provide professional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However,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nursing in China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it is constrained by policy,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professionals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For this reas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medical and nursing services, that is, to optimize the concept of policy design and build an orderly service supply system on demand; to innovate the systems and mechanisms of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nursing; to fully tap professional resources and establish a long-term training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